随笔

山野的歌

杨希泽

秋天在睡日的余威中耸立起飘扬的旗杆。风沙沙地吹，摇动秋禾的裙裾，蹦跳出美丽的音符；着意的秋色，犹如一层轻纱，从田禾和树梢上拉开，沿着崎岖的山径，走向大山深处，浸染了神州大地。

放眼，青山坡斜，戎装一片。山势缓缓上升，块状的田亩层层递进，构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。往日包谷穗上的红樱束，已风化如棕褐色马尾，襁褓里的种子，胀满了肚皮；田间地头杂居的柿树，三五成群，家族似围在一起，硕大叶子下面，吊坠着青涩的果子；偶有几粒早熟的柿子，宛如偷食禁果的少女，羞红了脸颊。

脚下，是一条弯曲的小路，一端沟通山外的世界，一端连接一个小镇。小镇依山而居，镇上建筑显得质朴沧桑，一些远去的语录体标语口号，还在墙壁上依稀可辨，正契合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：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、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；地景中不露痕迹地显示着昔日过程。小镇的房屋，清一色以山上的石料支撑，那一排排以石头砌墙、石板代瓦的民房，成为一道鲜见的风景，不禁叹服山里人的聪慧，认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。懂得居家过日子的百姓，大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几棵果树。此时，山楂红了，苹果红了，花椒红了，偶有淘气调皮的果子，翻越低矮的院墙，馋了人的嘴，更平添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山路一圈圈缠绕，婉转指向山巅。漫山的栎子树、刺槐树、酸枣树、油桐树、白桦树，像藤蔓一样相互渗透，圈定着自己的地盘；核桃、板栗等经济作物也杂居其间，显示其与众不同的一面。鸟儿确乎不少，斑鸠、鹭鸶、杜鹃、喜鹊、麻雀……它们在枝柯上哨望，把啁啾的啼鸣，变幻成迷人的旋律和动人的音符。当人靠近的时候，它们旋即哑口无言，并示以警惕的眼神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扑扑棱棱地飞走，消失于茫茫丛林。山中鲜见野兽出没，偶尔有形迹诡秘的野兔打个照面，便急匆匆地飞越山葡萄的藤蔓，仓皇逃遁……

这时节，林花大抵谢了春红，又经夏日的曝晒，从烂漫步入凋零，是繁华之后的清寂。唯有少许耐寒的野花，静默地打着朵儿，撑起一面面小花伞。蒲公英用金色的花瓣，营造出一种暖色的格调；山韭菜以洁白的碎花，显示其内敛文静的性格。还有那品种繁多的牵牛花，它们骑树、倚藤、攀崖，爬高上低，一例吹开喇叭形的花朵，雅白的、粉红的、浅绿的、深褐的，像一颗颗五角星熠熠生辉。

山泉是最具韵味的情态动词，它从石缝里渗出来，滴滴答答，像僧侣颈项下总也数不完的念珠，从高处坠入深潭的一刹那，完成了“宁为玉碎”英雄般的壮举；水面上，那盛开的水花，是其不死的魂灵；阳光折射出的虹弧，是祭奠它亡灵的花环；潭水清澈见底，一群群小鱼，在浪尖上弄潮，口中吐出的泡泡，是它乳汁形成的香嗝。

山是最耐住寂寞的副词，它像嗜睡的老者，历经夏日的浮躁，终于可以养一会儿神，打一个盹，把尘世的是非恩怨，埋葬在厚厚的历史里。天那么低，伸手似可摘下一片白云。湖蓝色的天空，一只鹰慢悠悠地忽闪着翼翅，在山坳里盘旋翱翔；几只云雀在云端搏击，轻盈的羽毛，疏淡了厚厚的云絮。日暮的时候，夕阳会化成一道流霞，斜晖脉脉的怀抱里，你可以在山坡上静坐覃思，从中悟出人生的哲理。

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，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美国作家亨利·戴维·梭罗说，“这儿可以听到河流的喧声，那失去名字的远古的风，飒飒吹过我们的树林。”这些唯美的想象，在秋天的山野里似乎都能找到出处。打坐沉思，我的耳旁一直回荡着许如芸《秋歌》的美妙旋律……

新书架

《诗说中国》

王怀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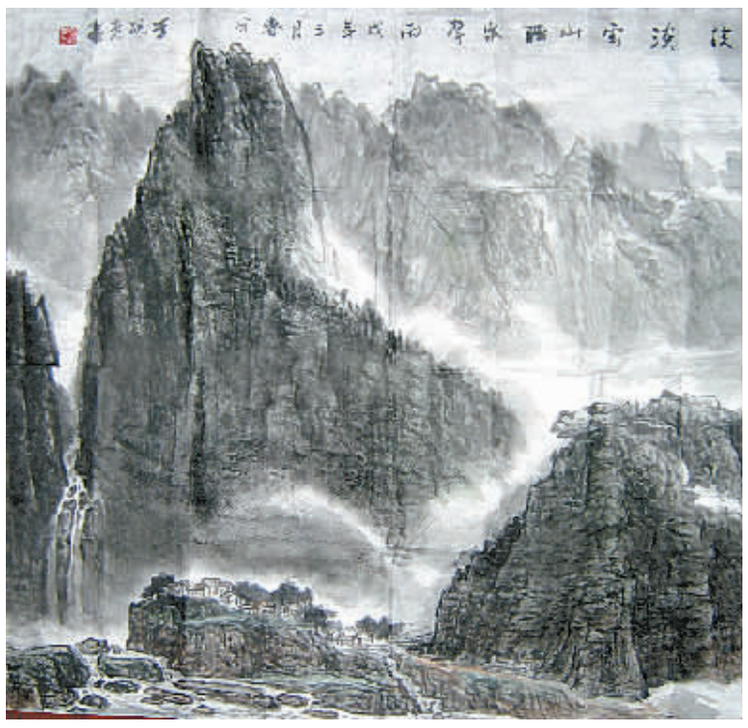
大气象，大气势，大格局，大制作，我用这四个“大”来概括我的阅读体验。

先说大气象。诗说中国，说的是中国，中国不是小家、小我，所以气象不可能、也不应该小了，小了就容不下几千年日月，也承载不了数万里江山。当你读到了“燧人氏”、“伏羲氏”、“神农氏”、“黄帝”、“颛顼”、“帝喾”、“唐尧”、“虞舜”等等这些诗的命题的时候，你的眼前会蓦然亮起、升起一道道历史的地平线，而这些地平线上的风景俱都是叱咤风云的、星移斗转的大气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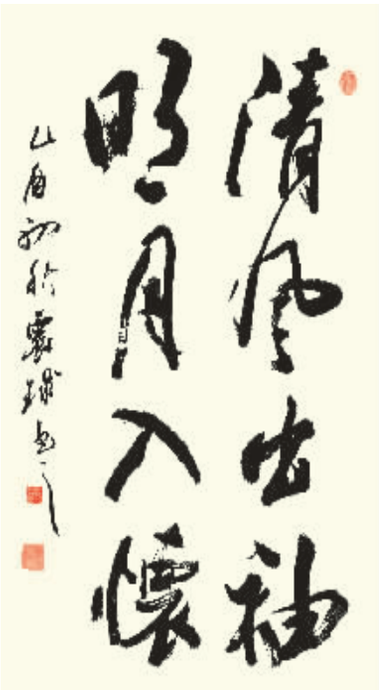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大格局。这不是一部“史说”中国，也不是一部“戏说”中国，是一部“诗说”中国。中国历史上的诗人写诗史的不乏其人，老杜就是善陈时事的典范。但他们都是陈一时之情势、一事之境况，我看可以把他们的作品称为诗的断代史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诗的通史。铺开在我案头的这部《诗说中国》，我看是当之无愧的诗的通史。诗的如此巨大的承担，除了燃烧的诗情，显然还需要厚重的理性。诗的格局对于史诗犹如一个浩大工程的蓝图。

最后说说大制作。写作这部《诗说中国》，更是需要很多准备。要有思想准备，要有学问准备，要有历史准备，要有文学准备，等等。单说历史，我想至少要阅读二十五史吧，要阅读四书五经吧，要阅读诸子百家吧，要阅读屈陶李杜吧，要阅读施罗吴曹吧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这些东西至少要有三千万言。写作更是个大工程，要把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写成诗，可歌也夫，可泣也夫。

江雪涛先生是一个豪放派，性情中人。几年不见，不知道弄出如此一块大砖头，是我省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可圈可点的盛事。唐太宗有句名言，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英国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美国总统说，你应该读点诗。这可谓古今中外了吧。愿我们记住古今中外这些名言，读点史，读点诗。而读读这部《诗说中国》，正好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

淡淡云山听泉声（国画） 李 军



清风出袖 明月入怀（书法） 震 球

商都钟鼓

生命很短，日子很长

阮 直

365张日历累积在一起时，是一沓很厚的纸。但若按生命的天数算时，却很短。2006年的365天在不经意之间就从我们身边一晃而过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就是不到一个百本的日历吗，算算你手中储存的还有几十本？十几本？生命的长度就是那些还没有撕下来的日历厚度。

用这样的思维来测量我们生命的历程是缺少色彩了，多了灰暗。

但我们的生命却不光是我们自己经历的那些日子，别人生命的精彩也能在我们的生命线上找到接头，从盘古开天地，到神农氏尝百草普度众生，从古丝绸之路，到法国1789年的《人权宣言》，从美国的独立战争，到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人类的每一次文明与进步，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了丰厚的记忆。

前人过去的日子，就是我们生命的回车键，未来人的生命，就是我们日子的延长线，我们每一个还活着的生命都是人类生命链条中的一环，这一环很短，但这一个链条永不间断。

作为个体生命的键盘当然是没有回车的，日子不能重复，就像撕下的日历不能再粘贴一样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轻视生命。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的舞台上也不会成为“首席”，但每一个角色都会有自己精彩出场的舞台，即便我们是一个匆匆的过客、甚至看客，我们也该以美好和愉快的心情享受着他人的精彩。因我们能付出掌声，奖励给那些精彩的生命，他们的精彩就是为我们的奉献。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人的精彩，才会有意义，才会有厚度，才会有记忆。一个人的村庄不是村庄，村庄永远是集体的多声部合唱。

一个生命的精彩不过是一本回忆录，千万人的生命精彩就是一个时代的文明，全世界的生命若共同精彩，人类的每一个生命才会幸福。

生命是我们自己的，但生命面对的是大千世界。我们不是恺撒，我们也没创造罗马，但恺撒让我们崇拜，罗马让我们骄傲，万里长城没有我们垒上去的一块砖头儿，但它又何尝不是我们的雄伟。

在这芸芸众生的行列中，我们虽然平庸，但我们平庸的生命在今天不是还能鲜活着记忆吗，先我们而去的有领袖、有圣贤、有名人、有英雄，我们在送走这些伟大生命的同时，你就会觉得这日子真的好长。

这是记忆的功劳，记忆是我们日子中的财富。生命往前展望，是都没有发生的未知数，它有时并不属于我们，属于我们的就是记忆，但记忆也有我们自己创造的亮点，为了有更多的能与“快乐”、“辉煌”同时留下的记忆，我们就该珍惜当下，精彩地亮相，因为生命是没有彩排的，一次性的生命就该让它多留下美好的记忆，这样的日子就会很长了。

书画杂谈

毅敏书画

王继兴

毅敏先生既是画家，亦是书家，兼画兼书，书画双秀。踏入他的画室，扑面墨香浓浓，满目新作叠叠，其中有画有书，彩墨相映生辉。

是的，我被他的翰墨艺术感动了！花鸟画，是中国艺术宝库中分外耀眼的瑰宝之一。且不说我国历代花鸟画大师多如繁星，即使是当代画坛的花鸟画家，也有如群帆竞秀，各领风骚，我在品味：毅敏的特色何在？

诗情浓。

白居易说：“诗者，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。”诗画相通，中国画的意象特征，赋予花鸟画以“寄情”、“寓志”的特殊艺术规律，特别注重画家主观感情和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。“情动于衷，而形于言”，“神用象通，情变所孕”。画家从感物而动、因物生情、情起成意，到意生象出、象显境成，都与其“情”其“志”分不开，都是画家在借花鸟之象抒发自我之“情”，寄托自我之“志”。毅敏先生出生于农家，成长于乡村，淳朴的民风，浓郁的乡情，清澈的泉水，多彩的旷野，像乳汁一样化为他的血液。他爱家乡，爱乡亲，爱自然，爱生活，这深深的挚爱又化作浓浓的诗情，泼洒在一张张宣纸上，成为一幅幅洋溢着充沛激情的书画作品。你看他画的紫藤，盘根跌宕，花繁色艳；他画的夏荷，阔叶婆娑，带露含香；他画的幽兰，柔韧挺拔，琢玉传风；他画的葫芦，庭院秋意，浓浓乡情……这都是他为生活吟的诗，为自然唱的歌！他受传统的影响很深。他说：“画是给人看的，所以我最爱画群众喜欢的东西。”也许石榴在传统民俗中的象征意义太广泛、太强烈、太突出，诸如硕果累累、多子多福、笑口常开、团团圆圆、繁荣昌盛……所以他尤为钟情。他不满足于幼年自家小院石榴树留给自己的深刻印象，也不满足于历代花鸟画家琳琳琅琅的石榴图范本，时常在秋熟时节到邙山岭的石榴园中静静地观察其形的仰俯变化，其光的明暗层次，其色的复杂构成，其韵的盎然蓬勃，然后反复探索构图、墨色和用笔，终于有所突破，能够将五色之墨和多彩之色调融一笔，惟妙惟肖地画出石榴丰富的肌理和生动的质感来。

中国画特别讲究“意”。“意”是一种可以意会又几乎是难以言传的表露境界，它是物我融合的化境。“意”含意境、意象、意趣。中国的花鸟画尤讲意趣，墨以韵出，笔以趣成，妙得天籁，随缘成迹。齐白石花鸟画的韵味所以让人品赏不尽，原因之一就在于意象美，意趣活。比如他画的《青蛙》、《荷花影》、《小鱼都来》、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等等，均重心依旧，稚趣浓重，神韵盎然，妙境天成。毅敏从小受自然哺育，得造化启迪，不仅心中永葆率真的灵性，而且善于发现、捕捉和表现花鸟世界的意趣。他的作画题材很宽，除各种花卉草木外，各类飞禽草虫动物等他都能揽在毫端。相较言之，他至为爱画的是麻雀，或者是三五只麻雀交错串落在悠悠的枝头，或者是成群麻雀翔集在旷旷的场院，你仔细品味吧，它们总是疏密错落，虚实相间，正斜俯仰，揖让呼应，其姿其态，其神其韵，栩栩如生，给人以“无声胜有声”的欢欣和情趣！

纵观毅敏的翰墨艺术，其风格可用一个“雄”字来概括。“雄”乃雄健、雄放、雄浑、雄强。其“雄”，则出于大手、大笔、大气、大宇。这是作品体现的一种“势”，它不仅是外露的，更是内在的，不仅是形式的，更是内涵的；不仅是局部的，更是综合的。他的绘画艺术是这样，他很少画尺幅小品，很少画清供雅玩，动辄四尺六尺整张，乃至八尺丈六巨制。画面也常常是枝柯龙盘，果密叶茂，浓重泼墨，鲜明设色，给人一种淋漓大气，激越豪迈之感。他的书法艺术更是这样。书画本就同源，绘画是具象的书法，书法是抽象的绘画。在毅敏的腕下，二者更是互渗互融，相辅相成，也许与职业有关，因为他是位佩戴大校军衔的军人，供职于武警消防部队，其意念上笔杆有如喷枪，故几乎能将气势之雄体现到极致。我看到他在一幅八尺长的宣纸上只书写了“缚火龙”三个大字，悬挂在通天墙壁上，大有雷鸣电闪、墨云怒卷、万丈瀑泻、惊涛拍岸之势。他的雄健和大气，是刻苦磨炼自己、勤奋修养自己的结果，更是长期学习古人、创造性继承古人的结果。

不管是春风得意的成功者还是潦倒的下里巴人，能够抵挡人生『风雨』的只有『亲情』这把伞。（漫画） 吕育明作

本来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群，紫禁城的防火意识天下无双。

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？除了密布宫中的水缸、水井，乾清门、东华门、西华门还常备专门的灭火器——激桶。激桶内有柄连接活塞，一头接进水源，抽拉手柄将水吸入桶中，再推动手柄，利用压力将水激射出去。紫禁城外朝内廷都设有专职的消防队伍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一旦火势难以遏制，如何保证整座紫禁城不毁于一旦？肇建者巧妙地在建筑群中加入了两组防火墙：一组在内廷东西两庑对应乾清宫的位置，一组在东西两庑对应坤宁宫的位置上。每组防火墙都是左右均匀对称，建筑布局极为和谐。在外形上，防火墙与东西两庑的房屋别无二致，梁、柱、枋、椽飞、望板全部用石料雕刻而成，没有一寸木材。房屋内砌满了石块。每座防火墙南北长16米，厚77米。位居要冲，既能阻隔南北向的火势蔓延，又能把两庑与后三宫隔离开来。如此设计，即使发生人力所不能抵挡的大火，也只会毁掉紫禁城的局部，不会危及全城。

然而，一记雷电，前朝三大殿连同它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皇权，都化作了熏死人的浓烟。

而永乐皇帝朱棣，也几乎被这一记雷电，摄去了魂魄。他只知道上苍在惩罚自己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把我的龙椅毁掉？

本就外强中干的皇帝这次真是被老天吓破了胆，要广开言路，“大鸣大放”了。

没想到所有的批评几乎都指向紫禁城。

迁都北京，肇建紫禁城导致国库空虚，近年山东湖广接连饥荒，福建大瘟疫，而政府竟无力援手，几十万人死于饥馑；兴造宫殿，官方需索木材无度，导致安南叛乱，战事绵延不绝，更使明朝财政雪上加霜。

来自江西名门望族的翰林官员李时勉，更是口无遮拦：北京根本不是接见诸藩贡使的适当地点。

其实所有人都明白朱棣为什么要肇建紫禁城，但既然皇帝已经被老天教训一番，大臣们也乐意帮帮老天的太平拳，痛打落水狗，逞一时口舌之快。

朱棣是有底线的。而且，最初的惶恐平复之后，皇帝的理性和尊严又回归了。

于是，他朝堂上一声怒吼：“讪谤之徒！”

有的人被流放，有的人下了大狱，有的人被处死。

五

朱棣终于在天火的阴影中死去了。

这是公元1424年。紫禁城三大殿被焚之后，朱棣郁积于胸的火气没办法撒向老天爷，只好化为战火烧向草原。他连续三年发动了针对蒙古残部的战争，蒙古人极其知趣地退避三舍，让明帝国的大军在草原上徒劳无功地兜了三圈。

对于这三次远征，夏元吉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。如果不是身为掌管帝国财政的户部尚书，夏元吉本来不会再次出头的。

朱棣实在太能花钱。穷孩子出身，一生精打细算的朱元璋确实为子孙积攒了不少家底。夏元吉也是穷孩子出身，为增加帝国财政殚精竭虑，但挣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朱棣花钱的节奏。

朱棣连续搞了些形象工程，郑和下西洋，疏浚大运河已乏善可陈，南征安南，北伐蒙古，就真是烂泥战争了。朱棣一共花了多少钱？《明史》说以“钜万万计”，以万亿为单位！修明史的是清朝人，可能有点危言耸听诋毁前朝的意思，但朱棣一生所耗，总归是个天文数字。

于是，帝国财政，只有走上“通货膨胀”一条死路。及至朱棣驾崩之时，一石白米的价格，已经由明朝立国时的一贯，涨到50贯了。22年间，物价增加50倍！

夏元吉极力反对朱棣亲征蒙古残部，因为他心里太清楚国库之空旷，甚至可以做兵营了。朱棣大怒，忠诚而勤勉的夏元吉下狱“内官监”。

永乐二十一年，朱棣的大军在草原上奔袭数月，没有找到敌人。筋疲力尽，班师回京。在一个叫榆木川的地方，朱棣病逝，享年64岁。

在病榻上与死神的最后抗衡中，朱棣忽而清醒，说了一句：“夏元吉爱我”。

蒙古草原炎热的季候风扑打着永乐大帝最后的旌旗，营地篝火熊熊，所有锡制的炊具都被熔化，炼成一副锡馆，以使皇帝的尸体在漫长的回家途中不致腐烂。朱棣的陵地位于北京西北的天寿山脚下，他的结发妻子徐氏在那里已经等了17年，当年徐皇后下葬于此，被视为建造紫禁城最明确的信号。陪同朱棣一起进入地宫的，还有他最喜爱的16位嫔妃，她们多数是被赐缢死，这被视为一种至高的荣誉。

4

连载

陈文伟站起身来，来到西边书房内，只见这里已经被人到处翻动过了，一些暗柜也被打开，里边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。再到东边的卧房，也是凌乱不堪，银纱被落在地上，有明显踩踏的痕迹。竹枕与纱帐搅在一起。墙上挂着一柄三尺短剑的刻了金丝的精钢剑鞘，但短剑却不见了。

陈文伟走出屋子，问宁宫安道：“你可看见了凶器？”

“没有，是不是凶手带走了？”

“死者伤口处有挫裂痕，衣服被刺破之处也不甚平整，说明凶器并不是非常锋利。如果是凶手随身所带的凶器，决不会不磨好刀刃就带来作案的，所以凶器一定来自于现场。看死者伤口宽有一寸三分，与短剑尺寸相合，估计凶器就是这把短剑。但既然不是凶手自己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带走呢？这又是一怪啊。”

陈文伟回头看看同样疑惑不解的宁宫安道：“你说说昨夜的情形。”

二十六

“我们家有几座庄园，十来家店铺，四千多亩田地，日子过得倒也不错。在莱州府内，也算是第一富户了。平时，我们家中只有老太爷、我家大房一家人和寡居的二弟媳在府中居住。三弟宁宫卫因为没有成婚，所以没有分家另过，但他生性喜好游荡，常作些贩运生意，并不常在家中。还有一个妹妹卫宁氏，嫁到了济南府，也不在家。

昨日是我们家老太爷的七十五岁寿辰，全家难得一聚。三弟宁宫卫和小妹卫宁氏一家三口都赶了回来。全家在前院正房摆了宴席，请了亲戚宾朋。老太爷身子不好，只喝了一杯寿酒，便早早歇息了。大约二更的时候，客人纷纷告辞，只剩了我们家人。大家余兴未尽，便摆开麻雀。到了二更两点一刻（晚十点十五分）的时候，三弟宁宫卫说自己路途劳累，不能熬夜，回到自己的院中歇息。

我们一直推麻雀到三更三点（凌晨零点半），外甥卫成英发现自己身上的蓝田玉坠子丢了，疑是在大泽山下丢的。那里有个尼姑庵子，却与别处的庵子不同，是留客的。我们都知道他在那个庵子里有个叫明月的相好。想着他是要去明月那里过夜，寻坠子不过是借口。我劝他明日再去也不迟，他说玉坠子是外祖父去年送的护身符，嘱咐他一定要贴身带着，不能丢了。平时也不在意，但这次为着祝寿，特意带上。明日起来要向老太爷问安，问起坠子来，若说是丢了，要惹老太爷不高兴。因为老太爷最亲这个外孙子，简直比亲他的小孙子还要亲，所以我们也不好拦他。好在大泽山离此地不过二十多里，又有大路，夜里走半个多时辰也就到了。就叫了家人高德套了马车，送他去。

卫成英走后，大伙儿又推了一会儿麻雀。到了四更两点（凌晨两点）才罢手。我在四更六点的时候睡下，那时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动。后来，雷声将我惊醒一次，到卯时二刻（早晨五点半）的时候，进屋侍候三弟的仆人才发现，三弟被人害了。”宁宫安说罢，又禁不住抹起眼泪来。

陈文伟听罢，沉思了一会儿道：“你且退出院子。”又对身边的衙役道：“你们将院门封住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得进来。”

待宁宫安走后，陈文伟问钱博堂道：“老弟，你怎么看这个案子？”

钱博堂道：“弟不才，并未看出什么端倪。不过，凶手应当是个五尺上下的一个矮个儿男子。”（清制尺，合现在的四尺八，即一米六）

陈文伟笑道：“老弟何以知道？”

钱博堂有些得意，说道：“陈兄请看，廊下有两条新鲜的脚印，是沿着院墙那边过来的。除了贼谁还会沿墙走路呢？而且我方才问了宁宫安，除了丫环、弟妹和他之外，案发后，再无人进过此院。也就是说，这行脚印只能是盗贼的。从这行脚印的大小和步伐，可以看出盗贼的身高；从脚印较深，又推出盗贼一定是个胖子。有意思的是，今日凌晨，一场暴雨将院中所有痕迹都冲得干干净净，唯有这行脚印，因为顺墙而走，却被留了下来。若是有朝一日凭此脚印将贼捉住，那贼恐怕是后悔死了。”

陈文伟道：“这行脚印我也看到了，但我与老弟看法却截然不同。兄弟以为，这行脚印是有人故意伪造的？”

钱博堂惊道：“伪造的？愚弟愿闻其详。”

“你看，这个脚印进屋前和出屋后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。如果真是盗贼的话，一定是原路返回，而不会走生路。还有，这个脚印走的是四平八稳的方步子。而深夜里探路应当是直线小步，且因身体前倾，脚尖处的脚印要深一些。所以，这两行脚印一定是伪造的。”

“难道是宁府中的人伪造的？那又是为了什么？”钱博堂问完，又自答道：“可能是为了包庇凶手吧！”

18